

万里
行记

沿着历史与文学的脉络

春天没有 卡夫卡

李立玮 / 著

在千家的日本喝茶

威尼斯 / 沿着卡纳莱托的风景

圣彼德堡 /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都柏林 / 因为叶芝的一段话

威尼斯——沿着卡纳莱托的风景

都柏林——因为叶芝的一段话

布拉格之春——春天没有卡夫卡

在德国——行在海涅与歌德之后

在巴黎——对夏尔梅特的遗忘

罗马——托钵僧的情书

散珠难缀（之一）旅途中的吉光片羽

月亮看见了——淹没在光辉里的光辉

瓦尔登湖——梭罗的夜色与月光

挪威——畜牧神的森林

越南——难于捕捉的血脉渊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天没有卡夫卡 / 李立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5004-4059-6

I. 春… I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7010 号

责任编辑 纪 宏
特约编辑 韩 志
责任校对 韩 志
装帧设计 大灰狼工作室
技术编辑 郑以京 赵 明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0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威尼斯——沿着卡纳莱托的风景

都柏林——因为叶芝的一段话

布拉格之春——春天没有卡夫卡

在德国——步行在海涅与歌德之后

在巴黎——对夏尔梅特的遗忘

罗马——托钵僧的情书

散珠难缀（之一）旅途中的吉光片羽

月亮看见了——淹没在光辉里的光辉

瓦尔登湖——梭罗的夜色与月光

挪威——畜牧神的森林

越南——难于捕捉的血脉渊源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处经度与纬度的交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再美的风景，也不是孤岛上的一座昨天才刚刚建起的花园。把它放进大地理的坐标中去，会发现它是许许多多复杂环节中的一环；把它放进时间的坐标中去，又会明白它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来龙去脉。

只有经历了它的生命，
才会明白它的伟大。




时间的意义尤为重要。我们看到一棵参天大树的时候，会赞叹大自然的神奇，会欣赏枝繁叶茂的美丽，但是，如果从很久以前起就一直看着，看着一粒孱弱的种子如何在千里之外被一只小鸟偶然地衔走，又如何漂洋过海落到了这里的山坳，看着它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发出了嫩芽、破土而出，如何在阳光与空气中逐渐长大，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里挺过了泥石流与山火的灾难（每一场灾难都在它的身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疤痕），又如何在近旁的植物一株株死去的时候艰难地活了下来，直到长成今天这副奇迹般的模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奇迹之所以成为奇迹、美之所以成为美，才不会认为那树干上的疤痕是美中不足的瑕疵。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会说：这棵树，它不仅仅是美的，而且是伟大的。

只有经历了它的生命，才会明白它的伟大。



小注：远古时代的月亮曾经距离地球很近，看起来有现在的三四倍大。鲸鱼本是陆地上的哺乳动物，体形很小，后来环境变迁，才转到海里生活去了。项联两句，说的正是这样的一段情景。

曾从云水与嬉游，
常到天涯古渡头。
踏遍行歌吹玉笛，
拾来落羽上高楼。
忽而晓月随人老，
转眼鲸鱼入海浮。
蜀锦回文书欲绝，
片帆只影木兰舟。

策 划：本位风行 

责任编辑：纪 宏

特邀编辑：韩 志

装帧设计：大灰狼工作室



从亚洲到欧洲
沿着历史与文学的脉络

春天没有卡夫卡

从亚洲到欧洲 / 沿着历史与文学的脉络

李立玮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东京的日本喝茶 / 10



作为一代诗僧的红颜知己，精通音律的百助姑娘定是为苏曼殊唱过和歌的。“利休灰色的雨下个不停”，后来，我知道了这句话的意思。

漫游伦敦城 / 20

随处走动的时候，有时会撞上古老的泰晤士河，于是就沿着河岸，想起那句小诗：“可爱的河，轻轻流到歌罢”（Sweet Thames, run softly, till I end my song）。



纽约——华盛顿广场的真实与虚构 / 26

我静静地在这里消磨着一个早晨与一个上午，试图模仿出哈撒姆的画布上那些旧时人物的悠然神态。想到格林威治村里那些自诩为现代波希米亚人的年轻画家，还有曼哈顿笔挺的西服与匆忙的脚步，更觉得纽约是一部太过复杂的机械，总是让人无法捉摸。



政治的雅典与哲学的雅典 /34

看着眼前这座历时悠久的高等法院，不禁有些惋惜雅典民主过于短暂的历史——经历了区区二百年的时间就因城邦被马其顿人征服而消亡。于是想到，如果这一体制能够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生存并且发展下去，它所能造就的文明又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威尼斯——沿着卡纳莱托的风景 /44

有时感觉，自己就是置身于卡纳莱托的画里，广场上的游人使这幅画有了生命似的活动起来，而我自己，既是画里一个部分，也由于所站的特殊角度而成了画家的同谋。

都柏林——因为叶芝的一段话 /54

精灵的呼唤常常让都市里疲惫的人们神不守舍，想去精灵的地界里和仙子们一起在月色下尽情跳舞。在我眼里，爱尔兰乡间的月色带有精灵般的迷幻感，让莱德·冈作为“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爱情化身远远消失在身后嘈杂的城市里——连同她的民族主义热情和激进的政治演说一起。

布拉格之春—— 春天没有卡夫卡 /64

布拉格的春天也许并不需要卡夫卡的阴郁与忧伤，但这



座城市的忧伤却仿佛就那么地潜伏在每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的底层，需要音乐来宣泄，需要灵魂来祭奠。



在德国——穿行在海涅与歌德之后 /72

羁绊与摆脱，迷恋与责任，沉没的钟与未完成的钟，都是无法化解的矛盾。我们只能希望，沉钟发出巨响的那天永远也不要来临。

在巴黎——对夏尔梅特的遗忘 /88

在巴黎推广新发明的日子里，他常在上午去卢森堡公园散步。在公园的长椅上，陪伴他的是维吉尔是拉丁文诗篇。他不会知道，他将会在这座城市里获得莫大的死后殊荣，被安葬在这公园旁边的名人祠内，也不会知道，在他用维吉尔的诗篇在长椅上打发一个个上午时光的时候，两百多年以后，会有像我这样的旅客，在同样的地方，坐

在已换过了不知多少代的长椅上，用他的《忏悔录》打发了又一个个的上午。

罗马——托钵僧的情书 / 98

只有在田园景象的帕拉蒂尼，才能真正感受到吉本在写作之前被重重击中心灵的那分历史感染力，尤其是，在远离人群的当口，模糊地望着太阳坠落在西贝丽女神庙近旁的冬青树林，一个伟大帝国的兴盛与衰败仿佛都只是弹指之间的事情——巨人远去，只像是出门遛了个弯。



散珠难缀(之一) 旅途中的吉光片羽 / 112

月亮看见了——淹没在光辉里的光辉 / 120

而这里，哪一棵梧桐树下才是荷马的坟墓呢？这是一个经不起考证的问题。但土耳其的所有玫瑰好像都是因为荷马才开得那么绚烂。我知道，在它们的祖先当中，曾经有最美丽的一枝，被一位来自北方冰雪之国的诗人采下，千里万里地



带回了他的故乡，被夹在一本书的书页里，并且成就了一篇优美的童话。

圣彼得堡——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 142

圣彼得堡，从它的建成之日起就弥漫着血腥的味

道，这种味道经过

了多少年涅瓦河河

水的冲刷也没有稍

微变得淡些——因

为血腥是延续的，

旧的殷红还没有完

全凝固就被溅上新

的血浆。



瓦尔登湖——梭罗的夜色与月光 / 152

这一曾在某一天确切出现过的真实场景被当事人以一种迂回的笔法记录在案，并在多年之后被辗转传承而为经典——和梭罗的其他作品一样，成为了以“清澈”二字一以贯之的经典。

日落紫禁城——从晚明到大顺的风雨飘摇 / 158

如果这雄伟的城墙变成低矮的围栏，宽阔的护城河变成青翠的草坪，那么，那样的一座紫禁城就该适合在晨曦中来观赏了。

散珠难缀（之二） 鲜花盛开的地方 /

164

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博尔赫斯的戏仿，或我的阿莱夫 /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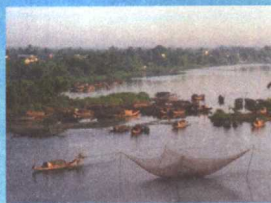
阿莱夫其实只是博氏的一个恶作剧或者实验，仙界的奥秘毕竟是我们凡人所无法窥探的。博氏做了这一尝试，代价是双眼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当我借助于脉望等待星使降临的时候，天空的中央却总有一片浮云，经久不散。我似乎拂到了星使的衣袂，但那感觉并不真切。

挪威——畜牧神的森林 / 176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定了这座森林就是属于格拉恩中尉的那座诺德兰德森林，属于一个属于森林的人、与城市生活有着深深隔膜的人，也属于一只被主人射杀的狗和一场失落的爱情——这里的一切都是汉姆生笔下诺德兰德的感觉，那么熟悉。

越南——难于捕捉的血脉渊源 / 180

顺化和岷港间的泻湖与水稻田最适合在阴湿的天气里来看，那番天然的美色用傻瓜相机简直也能拍出电影胶片的效果。



穿着很有民族味道的白裙子的

女生时常从路边走过，人，比风景更美。

其他旅客（之一） 美国——芜杂的历史丛林 / 188

其他旅客（之二） 古代的旅行家们 / 198

其他旅客（之三） 乌托邦里的幻想家们 / 202

在两种坐标中旅行（代序）

若干年来，走过了世界的许多地方，其中一些，也称得上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我一向不喜欢走马观花，也常常不太在意一些景点，更不喜欢拍照留念。通常，愿意带上一两本小书，在湖光山色里、乃至在旅馆里，闲散地消磨上几天。

在瓦尔登湖的湖畔读读梭罗，等待夜色降临、月华初起；在庞贝古城翻翻小普林尼的书信与回忆，想像他那位博学而勇敢的舅父如何以一种令人崇敬的姿态葬身于那场著名的灾难；在伦敦穿行于兰姆曾经挚爱过的街区，从《伊利亚随笔》里印证一座城市所走过的历史弧线。时间与空间，实证与追怀，这一切的交叠常使我眼前的景致变得丰富，使我脚下的泥土变得厚重。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处经度与纬度的交点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再美的风景，也不是孤岛上的一座昨天才刚刚建起的花园。把它放进大地理的坐标中去，会发现它是许许多多复杂环节中的一环；把它放进时间的坐标中去，又会明白它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来龙去脉。

时间的意义尤为重要。我们看到一棵参天大树的时候，会赞叹大自然的神奇，会欣赏枝繁叶茂的美丽。但是，如果我们从很久以前起就一直看着，看着一粒孱弱的种子如何在千里之外被一只小鸟偶然地衔走，又如何漂洋过海落到了这里的山坳；看着它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发出了嫩芽、破土而出；如何在阳光与空气中逐渐长大，在漫长的岁月里挺过了泥石流与山火的灾难（每一场灾难都在它的身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疤痕）；又如何近旁的植物一株株死去的时候艰难地活了下来，直到长成今天这副奇迹般的模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奇迹之所以成为奇迹、美之所以成为美，才不会认为那树干上的疤痕是美中不足的瑕疵。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会说：这棵树，它不仅仅是美的，而且是伟大的。

只有经历了它的生命，才会明白它的伟大

在千家的日本喝茶

藤蔓盘旋着优美的曲线
在那枝桠的顶上对天空说着什么
绽放着的一朵灿烂的花啊
仅仅一朵

才到日本的时候，正逢蒙蒙的阴雨，整座京都都显得有些压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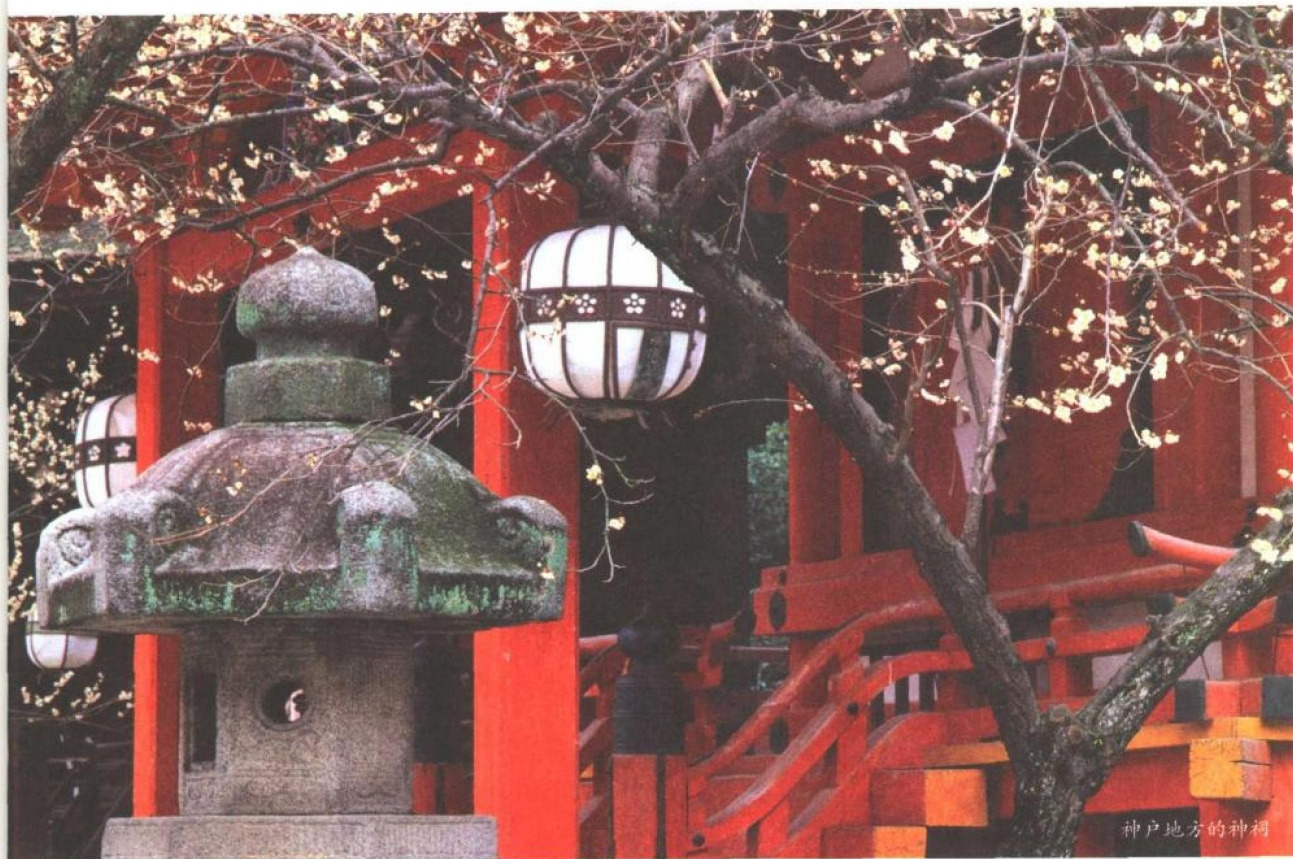
“利休灰色的雨下个不停。”同行的朋友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很突兀的。

他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笑了笑，解释说：“这是几百年前的日本和歌了，多年前在书里见过，仿佛正说的是今天这个景象呢。”

后来，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京都生活正是从这一句和歌开始的。



京都是一座历史名城，它身上所发生的真实故事胜过了小说家的所有虚构。从794年开始，京都就作为日本的都城，直到1868年止。千年古都，在现代社会的飞速变迁里，依然存留着唐风的遗韵。



神户地方的神祠

可惜不能在高地俯瞰，只能在日本朋友的介绍里想像这里模仿唐代长安城的棋盘式布局。走在京都的街道上，时常有古寺隐在林荫之后，据说总共有千余座，简直抵得上一部《洛阳伽蓝记》了。

早非室町幕府的盛世，旧权力的遗痕并不多见，只有这千余座的古老寺庙依然固守着一道宏伟的历史景观。

有寺庙就有茶香，或许是因为古代的茶道大师们大多也身

为著名僧侣的缘故吧。在清水寺附近的一间茶舍，见到壁上悬挂着一幅汉字书贴：“茶味禅味，味味一味”，落款是“一休宗纯”。

“这不就是‘聪明的一休’么？”想到多年前风靡国内的日本动画片，不觉失笑，倒生出一番久违的亲切感。

一休宗纯是日本高僧，嗜茶，日本茶人后来所推崇的概念“茶禅一味”就是来自他的这一幅手书。当然，挂在这里的，无疑是

